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笏山記  
第六十五回 奔紫都玉兄弟說妖人 布檄文張指揮得美婦

無知自延秋享留幸，已將花容四王子掛帥之議言於王。王哂之。無何，足足復奏曰：「丞相苦欲四王子出師，必有灼見。妾與白真妃，同心夾輔王子，何憂戰不克，虜不擒。」王曰：「妃子何所恃以克敵？」足足曰：「安不忘危，進不忘退，勝不忘敗，朝夕恐懼，虛其心以採眾議，妾所恃者此而已矣。」王喜曰：「嬌嬈惟不知恐懼，故無功。今妃子能為此言，國之福也。往時妃子鹵莽好殺人，自徵韓火產王子，便精細有謀略，妃子此言，軍國之福，亦妃子之福也，朕何憂。」會玉鯨飛、玉鵬飛兄弟，從黃石逃至紫都，無知喚至相府問之，言三弟散佈流言，謂王師欲盡誅玉氏，故玉氏子弟，人人自危，甘為之用。自恃城池深固，又有藍眉妖術，用毒霧籠罩諸險要，故可貴妃不能進兵，反為紙獸所敗。三弟自立為竹山大王，以婆胡弟子許小蠻為後，許粉兒、許朵兒為妃，皆傳脂粉作女妝。凡竹山、黃石、瞿谷、聖姥諸處，擇男子壯健而美者入宮，悉與淫亂。藍眉仙又以妖術攝四城婦女。初猶以小惠，籠絡百姓，自王師退後，益放恣。苛刑厚斂，日甚一日。今玉氏子弟，漸有知玉侯之冤而出怨言者。無知錄其言，與花容謀。相與奏王，擬於未出師之前，為玉夫人韓吉姐作一檄文，明玉侯之死，實為藍眉妖術所弑，以釋玉氏子弟之疑。王然之。乃召指揮使張小微服私往黃石，將檄文遍貼四城。張小領旨，約結義兄弟張珍、張布、劉士剛同往。花容作就檄文，呈覽，王大喜。繕寫停當，張小等，領了檄文，即日起行。張小居黃石久，其地多產芋，居人咸織芋為業，遂扮作販芋客人。至黃石時，正值仲春天氣，花天草地，街市繁華。百雉高城，十分完固。乃私議曰：「當年王為黃石侯造這城時，只防不堅，今日卻嫌他太堅了。」劉士剛曰：「妖箴不長，雖堅奚益。」四人一面說，一面笑，正欲尋個客店安歇，忽有人從張小背後拍其肩曰：「張小哥別來無恙？」張小吃了一驚，回顧那人，正是舊日的博徒玉振之。振之曰：「聞小哥在紫霞做了高官，那得空到此。」張小曰：「雖曾做了不三不四的官兒，只是拘束得不耐煩，久矣被人參了。」又指著珍布等曰：「今與伙計們做些買賣，不知近來的芋價如何？」玉振之曰：「買賣的事我不懂得，我家裡有所空房子，可以安頓你四人。如你們舍館未定時，可搬行李來權時住著，好早夜攀話。」張小曰：「這個不須。我們做買賣的人，或一兩月，或一兩日，不能拿得定的。不如客店裡行止自如，較便。」振之曰：「恁地時，不強了。那西邊榆樹下這綠油招牌的客店，是有名的好客店。」張小點點頭曰：「我就在這裡安歇罷。明日得空，到店裡吃盞清茶，與足下慢慢的傾談。」振之遂拱拱手去了。

這振之原是玉無敵姪兒。無敵自以為先世舊臣，王居黃石時，甚禮重之。凝命元年表求黃石太守，王不許，以為黃石參將軍。及三弟稱王，又受偽將軍之職。然為人外；謙而內蒙暗，不達事體，亦罷歸。生一子一女，子名敬之，眉目端好。三弟召至竹山，逼淫之，旋放出。媳許氏，牢蘭邑人。女名翩翩，美而點。時竹山黃石，凡有孕的，無貴賤限三月內，在平天聖母衙門報名，滿八月，即將孕婦剖腹而取其胎，又剖腹而取胎之肝，以行邪術。如有隱匿不報，全家剝皮。玉敬之妻許氏，孕已五月，舉家憂懼，敬之謀之振之，振之謀之張小。張小曰：「此易耳。敬之若親來求我，必得當。」振之以張小之言復敬之，敬之恐客店中謀事易泄，乃具酒密室，請張小至家跪而求之。張小曰：「易耳，何不令尊奶娘詐病，請醫請巫的鬧將起來，佯言不癒而死，將棺穴一覈，令閉日臥棺中，舉家假哭，送出西郊僻靜處，先使人通知牢蘭岳岳丈處，使精細人具軟輿，豫伏在此，密將棺中人置輿中，承夜昇回牢蘭，汝父子卻將空棺葬了，假哭而回。神不知鬼不覺，你道此計妙麼。」敬之撲的拜在地下曰：「此真妙計，難為張大哥想得。」張小曰：「此計雖一時瞞過，終久卻怎樣呢。」張小曰：「悖天理的必亡，行妖術的必敗，竹山黃石之滅，旦夕間耳。那時夫妻父子完聚，須無忘小可今日。」敬之大喜，進內捧出紋銀五十兩謝張小，張小那裡肯受。正推與間，忽聞嚶嚶的啼哭聲，一女郎闖入，密室中哭拜於地曰：「兩哥哥為嫂嫂謀，獨不為妹子作地乎。」敬之曰：「翩翩有客在前，無作鬧。」翩翩曰：「哥哥，既請此客謀嫂嫂的事便不是外人，求貴客救兒一救。」張小驚曰：「汝處子亦有孕麼？」翩翩起而唾曰：「呸！這客人甚無賴來謔兒，只為黃眉奸攝人家閨女，行採補術，若想到兒時，這就遲了。貴客善謀，當亦豫為兒地。」張小搔著頭想了一回，笑曰：「這個更易，三十六界，走為上界。」翩翩曰：「兒又如何走法？」張小曰：「汝有甚麼姑母、姨母、姪母麼？」翩翩曰：「問他怎的？」張小曰：「今時的風氣，凡偷漢的婦女，多在姑母、姨母、姪母處做出來。那姑母、姨母、姪母又百般的向他父母處彌縫。男子欲勾搭婦女，亦先用錢財買通那姑母、姨母、姪母，暗做牽頭，故有姑母、姨母、姪母的便好做事。」翩翩曰：「呸，呸！這風話給誰聽，兒的姑母、姨母、姪母並亡故了。」張小曰：「你既無姑母、姨母、姪母，你的老公呢？」翩翩曰：「呸，呸，呸！說甚麼鬼話？」以袖掩面又嗚嗚的哭。敬之見張小說這些話，又不敢惱，只得減著性子曰：「我這妹子，並未曾許親的，不知張大哥有妻室麼，如未娶妻時，可使渠跟著你走。」張小曰：「某雖無妻室，只是這小姐某不要的。」振之笑曰：「張大哥想是發了些財，志氣高些。我且問你我這妹子，千中不能選一的，論門戶呵，卻是一位千金的小姐，如何配你不過。」張小曰：「有兩件配某不過。」振之曰：「那兩件呢？」張小曰：「第一件，是年歲。某今年四十有一，這小姐才得十餘歲，如何配得某過？」振之曰：「第二件呢？」張小曰：「這一件更難，某這相貌，生得頭尖眼小，臉赭發黃，頭腦兒、身手兒，比他人的多不合。小姐的眼如秋水，螭首鳳鬢，與某的頭兒、眼兒、發兒不對了。桃花的臉，楊柳的腰，粉捏就纖纖的十指，與某的臉兒身手兒又不對了，如何配得某過。」言到這裡，引得那翩翩，啞的笑將出來。正笑不迭，忽聞拐兒響，一白髯老者，踱進密室裡來。張小大驚，旋點頭作個揖曰：「這位就是老將軍麼？違教了許時，養得白髮朱顏，阿小認不得了。」老者曰：「老夫就是玉無敵。你們的言語，老夫在屏後一一聽見了，至於婚姻的事，小女不嫌大哥，大哥反嫌小女，何也？」張小又作個揖曰：「老將軍前不敢說謊，只因阿小年長貌陋，斷不中小姐意，故此這般說。」無敵向翩翩笑著曰：「我兒你中意他麼？」翩翩不答，紅著面走出去了。

時日已黃昏，張小亦拜辭無敵父子，回寓而去，將此事言知珍布等。劉士剛曰：「此段婚姻，不可推卻。一來哥哥得了個慧美的嫂嫂，生個少爺，終身有靠。二來做了親戚，便好諷無敵父子投降，做個內應。倘平了黃石，哥哥的功勞不小，不是初出紫霞第一功麼。」張小然之。明日，玉敬之、玉振之又來寓所，致無敵意。邀請小酌，並請珍布、士剛。張小猜著了幾分兒，先佩了金玉獸環合歡寶為聘物。四人換了新鮮的衣服，隨著敬之兄弟，到景泰坊。只見無敵已扶著拐在門前拱候了。四人進了玉府，坐定。張小曰：「屢次踵府，未曾請老夫人的安，今番不得無禮了。」言著，便欲起身。無敵曰：「山妻已物故了。」張小曰：「未聆訓誨，那裡曉得。少間，延入內廳，已擺下極豐美的酒筵。遜了一回坐位，各人坐定。酒三巡，無敵舉杯，先飲珍布士剛曰：「老夫年邁，尚有一幼女未婚，今見張大哥，能慷慨急人難，願以小女奉箕帚，煩三位大哥代老夫做個冰人。」張珍曰：「老將軍的命，那敢不遵。只恐我哥哥貧賤無門閥，有辱門楣。如老將軍果不見嫌，敢不從命。」無敵笑曰：「這主意出在老夫，不必太謙遜。」張小曰：「老將軍雖不見嫌，恐小姐不豫意。與其他年琴瑟不調，不如此日葛藤先斷。」張布曰：「兒女子允與不允，多羞澀不肯明言。如肯當筵奉酒，便願俯就了。」無敵曰：「這是我笏山的古禮，即大哥等不言，老夫已排當定了。」乃目敬之曰：「可喚汝妹子出來。」敬之帶笑的進內去了。又飲了兩巡酒，漸聞玎玎瑯瑯環佩響。敬之掀簾先出，即有幾個丫頭老嫗捧著翩翩出來，花花翠翠好一個妙人兒，比初見時，又不同了。翩翩奉了酒，張小向身上解下金玉獸環合歡寶，交與敬之，敬之交與老嫗。一時麝蘭香散，步玎玎，進內去了。頃之，老嫗捧出琥珀八稜杯一雙答聘。男女席間交聘，是笏山的故事，不足怪的。

筵散後，四人辭回寓所，便擇定三月初十日，招張小在玉府成了婚。明日，許氏即妝出病來，果然嚷嚷地請醫請巫的鬧著，敬之修一書，密令張小往牢蘭邑，尋著丈人許宗照，言知此事。宗照看了書函，知張小係女兒的姑婿。遂令與兒子許鈞，備快輿往接女兒。兩家訂了時刻，依計而行。果然作得周密，無一人知覺。無敵益信女婿作事可靠，自是翁婿十分相得。張小遂承間將實情說知無敵，諷無敵降。無敵歎曰：「今王，老夫故主之婿也。倘錄前過，敢不為率土之臣。」於是修一待罪表文，使張小奏王，願作內應，將功折罪。三月末旬，趁著月黑，張小吩咐張布帶檄文二十張，潛入聖姥城，張珍，帶檄文二十張潛入瞿谷城，自己帶檄文

五十張潛往竹山城，留五十張與劉士剛貼黃石。約定某時某刻，一齊張貼。各人換了黑衣，攜了漿糊行事。又吩咐玉振之帶書一封往寅邱投玉帶侯韓騰，令人接應。玉敬之豫備行李馬匹，先送妹子玉翩翩在紫藤城外白衣廟中相待。是夜甚寒凍，四城的居民閉戶甚早。這四城，惟竹山為三弟所居，巡邏嚴密。張小先於是日，扮作黃石的公差，混進城中。天已晚了，見宣化街前，有所酒店，甚幽雅。踱進店中，先有一個公人打扮的，據住東邊的坐位，見張小來，便拱拱手曰：「老兄何來？」張小曰：「某是黃石大軍師的公差，姓平名貴，有緊急文書，投戚平章府裡的。只是這兩如膏的，濘著街巷難走，天又寒，聞這店裡好酒，借幾杯暖暖手腳，才去投文哩。敢問足下何人？」其人曰：「我姓端木，名敦正。在戚平章府裡，專管文書的。」張小吃了一驚，曰：「足下偏得空在這裡飲酒？」其人笑曰：「我正奉本官的公文，往黃石投大軍師的，大都都為著此事。」言著，呼酒保：「不用另備平大哥的酒菜，有上好的酒餚，多搬些來。是我請這位平大哥的。」張小曰：「攪擾老兄，怎好意思呢。」端木敦曰：「大家俱是吃官飯的人，況且兩衙門甚耽干係，有甚麼事，須照應些。這小意兒，說甚攪擾。」張小懼他窮詰大軍師衙裡的事，對答不來，用甜話兒，拿酒向端木敦亂灌，看看的已有八九分醉意了。張小曰：「適才老兄言兩處投文都為此事，到底甚麼事呢？」端木敦曰：「你在大軍師衙裡做個公差，韓水的事，你不知麼？」張小聞韓水二字，又吃一驚，只得笑著曰：「韓水的事，那裡不知，只不信我們袋裡的公文，專為此事。」端木敦曰：「只為這韓水，晉王畫影圖形，捕拿甚急。前數日，帶幾個結義的兄弟，投你家大軍師處，軍師已奏聞天王。今天王要將他解回竹山，故我們戚相公，行文催取。難道軍師回覆的公文，別有事麼？」張小曰：「這事盡知，但韓水好意來投，天王何苦定要害他。」端木敦曰：「你真個不懂此中機關，因天王聞韓水生得美貌，欲取回宮中受用的。又忌著大軍師，不敢明言，故假說，」說到此處，<的吐將起來。張小趁勢將壺中的餘酒，灌他一回，已倒在桌上，不省人事了。時天已昏黑，酒保掌起燈來。張小曰：「我的結義哥哥飲醉了，天氣寒冷，防冒著風。你這裡可有鋪蓋，讓我們睡一夜，明早，好幹辦公事。」這店主人，原認得端木敦，係平章府裡的公人，遂與張小攬入客房裡，放倒床上。店主人泡著一壺濃茶，亮著燈。張小曰：「自便罷。」即關上房門，搜他的身上，搜出那文書袋來，浸濕封口，用口呵了十餘下，慢慢的用竹刀解開封口，並不缺爛，取出那公文，向燈下細看，果然是催解韓水的事。翻來覆去，看至將韓水首從，即日解回竹山數字。不覺計上心來。原來笏山的紙有冷水、新泉兩種，冷水造的薄而韌，新泉造的厚而鬆，凡官衙多用新泉紙。張小向身上取出小薄刀，將首從這從字輕輕的刮將起來，紙惟厚而鬆是以好刮。張小身上有自具的筆墨，取出筆墨來將刮去從字的字位，照原文筆法改作級字，改得甚是妥帖，照改的讀去，是「將韓水首級即日解回竹山」了。大喜，又取出些漿糊將原封的封口封固，回顧端木敦，尚呼呼的僵臥不醒，遂照舊放回端木敦身上。是時已打三更了。開房門出看，店主人猶擗擋東西未寢。張小曰：「求大哥看顧某的兄弟，呼茶呼水時，好好的給他。某趁這兩已息乘夜投這公文，免誤大事。」言著跑出門去了。